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一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栢彥範

敬暉曾孫元膺

崔玄暉弟昇暉子璩

張柬之子漪玄孫璟

袁恕已曾孫德文



空處字有奇字

栢彥範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彥範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曆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已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荅殊造豈得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

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
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
藉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攘厄此則期於
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
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爲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即不勞兵甲天
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爲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
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
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
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丘勳來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彥範又
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楊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
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
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
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
昌宗入閣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彥範及中臺右丞

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並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
其計太子從之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
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
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祚就東宮迎皇太
子兵至玄武門彥範等奉太子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
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
禮少卿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懽叫相賀或齎割
其肉一夕都盡明日太子即位彥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納言
賜勲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爲侍中從新令也彥範
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
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
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
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

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
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
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
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
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
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
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媿黷有虧尊嚴臣抑嘗
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
勅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帝
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
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
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
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
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怒又慮彥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
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譏毀
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
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暉爲博陵郡王袁恕已爲南陽郡王並加特
進令罷知政事彥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
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溫者即彥
範之妻兄也彥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共謀其事於是召拜司
農少卿履溫德之乃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
其婢大爲時論所譏尋出爲洛州刺史轉濠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
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爲三思誣構
言同皎將廢皇后韋氏彥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彥範爲瀧州司馬敬
暉崖州司馬袁恕已寶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

並仍令長任勳封並削彥範仍復其本姓栢氏是歲秋武三思又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東之袁恕已崔玄暉等教人密爲此榜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株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老御史按罪待至準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合據勅斷罪不可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人當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東之於瀧州袁恕已於環州崔玄暉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端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監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族中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

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適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延和元年並追復其官爵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玄宗即位開元六年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譙國公栢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暉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識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常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贈司徒

敬暉絳州太平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弃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再遷夏官侍郎

出爲泰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重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尋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戶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爲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爲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期望趨朝初暉與彥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旣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疇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翼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三思旣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

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兇豎弄權暉等因與甲兵剷除妖孽朕錄其勞効備極寵勞自謂勲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弃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効猶爲隱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之志殊難盈滿旣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內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宮險迹醜辭驚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靜狴牢所以久爲含容未能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繫跡彌彰儻若無其發明何以懲茲悖亂迹其巨逆合宜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州司馬恕已可贛州司馬玄暉可白州司馬並畀外置暉到崖州竟爲周利自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愍建中初重贈太尉曾孫元膺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爲河南縣丞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今本名暉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暉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

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
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貧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
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
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
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
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
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
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
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却絕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
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
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
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後臣周興等誣陷良

玄暉固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暉固陳其枉狀則天乃
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爲不軌玄暉亦屢有諫言則
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暉弟昇時爲司刑少卿又請賞以大辟其
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
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
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
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爲秘書監玄暉切諫竟不納尋
進爵爲王賜實封四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
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師玄暉與弟昇
甚相友愛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昇官至
尚書左丞玄暉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爲非已所長乃不復構思唯
篤志經籍述作爲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女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
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於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

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為監察御史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為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曆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二年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七日非書十二月

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
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
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迭死
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
又間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
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
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
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
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
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
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

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
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
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
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
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達豈徒歲月而已乎故
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
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
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
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弃禮實為乖僻夫弃縗麻之服襲錦縠之
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
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
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
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請所有掎擿先儒願且以時消
息時人以柬之所駁頗合於禮典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

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東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老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東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祚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羶蜀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搜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苦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剥貪叨劫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嚙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惣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

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熹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惣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舊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為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

狄仁傑傳載此
段恐非崇之

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濟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濟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勲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玄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已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
初恕已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
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
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已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
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
遭貶黜流于環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已常服黃金
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建中
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進士開成三年授秘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勾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有甬東之歎
此五王除兇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彥範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
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
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
辜禍由自掇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謂無其傷禍發既剋勢摧靡當

而事不敏周身之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劉 响 等修

魏元忠

宗楚客紀
處訥附

韋安石 子陟 斌 斌子況 從父元子抗
從祖元子巨源 趙彥昭附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為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蓋匡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懼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為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

士衡著辯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異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歎嗟嗟乎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

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近之矣從此言之跡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内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卧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

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擊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鬪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栢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悅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

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攻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剋謝玄以書生之姿拒符堅天下之衆無不超明其必勝栢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直長期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况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勲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爲將帥董仲舒曰爲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龔拔卒爲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竒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

結蜂聚本非勅敵降仁貴郭待封受闕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勸
熊罷乘機掃蕩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
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
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
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
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踈賤干非其事豈欲問天皇之君臣生
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
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
勲庸傾竭倉庫留意雖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
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
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
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之白同言而信信在言則
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

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勲仍淹滯數年
紛紜真偽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
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
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
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
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
市及征高麗也摠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勲之罪多
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
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
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
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
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帝甚歎異之授秘書省正字令

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尋除監察御史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閩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剋旣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

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摠管蘇孝祥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鳥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曆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辜聖曆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祿大

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
為并州元帥元忠為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
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為大摠管
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
坊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
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
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請
元忠與司禮丞高戩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
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
殿前參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忠說初偽
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
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
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
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獨

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
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
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
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為任城縣男時
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
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翼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璟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
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勅曰
示錦書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
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
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已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
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
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

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為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剋昇為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為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為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貢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恩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

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心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治人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效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晃實封一百戶開元六年謚曰貞二子昇晃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卽國公孝寬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勅津與段達元文都等於洛陽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出為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戶部侍郎琨弟璩倉部貢外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祐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為文昌左相

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拜膳部
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
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又
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為政清嚴所在人吏咸畏憚
之久視年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
左庶子長安二年為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後與崔神
慶等同為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
子鳳閣鸞臺二品如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
數折辱之甚為易之等所忌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
令逐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
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不宜輕
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鑿駕經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

登時為之迴轅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勅付安石及鳳閣
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
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歲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為中
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為宮寮賜實封三百戶又兼相王府長史俄轉
戶部尚書復為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
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
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宗踐
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
主屢使子壻唐駿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
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
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
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
聽之乃搆飛語欲令鞠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壻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爲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等徃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又在廟堂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蒼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其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款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別駕嗣立可嶽州別駕彥昭可袁州別

駕並負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已勅符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祗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諡曰文貞二子陟斌並早知名陟字殷卿代爲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秘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後爲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誦練襄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

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闕負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慙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負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閹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象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

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僕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有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卧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卽位於靈武起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

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通等衛國威命各鎮方隅亂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其盟朕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墮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奏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瑄有大臣度真宰相器重朝不容辭旨近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瑄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踈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真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栢坐不能禁出爲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爲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

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迎賊史思明寇通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乃領兵守洛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遣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號州時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貞固而兇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陝號時侯翦除纒加喉舌之榮遠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歿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禭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

各本作言
區本作存

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負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又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斌景雲初安石為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為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秘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為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為河東太守堂兄由為右金吾將軍緝為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安石兄叔夏別有傳從父

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直著稱景雲初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為政寬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右臺御史中丞人吏詣關請留不許因立碑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為益州長史四年入為黃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符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略不為寇所憚在路逗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峻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為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人榮之尋以為御史非其人出為安州都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為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為刑部尚書事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產業及終喪事始不能給玄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輿遞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抗為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為判官及嫂使其後昇卿等皆各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

巨源周京兆尹摠曾孫也祖巨伯襲祖爵郎國公入隋改封舒國公
 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則大時累遷司賓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
 文案下符剝徵雖為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為廣州刺
 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龍初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
 賓客再為神都留守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郿縣伯時安石為中書令以是巨源近
 屬罷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
 敘為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
 等定垂拱格及格後勅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貴
 封數千戶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
 巨源以為穀稼雖被湮沉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胡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
 不歇巨源以為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命畫工圖其

以示百寮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官毋妻各加封邑時中宗既
 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歲星墜如雷呼雉皆唯咎徵若此
 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敘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間導以踵則
 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
 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謀說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景
 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
 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
 同祝欽明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為亞獻巨源為終獻又
 以大臣女為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
 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即位
 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諡曰昭戶部員外郎
 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
 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
 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

謚爲定嵩又駁曰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異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質害者固覘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章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旣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章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彭景直並言之

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章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謀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謀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章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章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寶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利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往其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拍免申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紉可喻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衰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逆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合趙彥昭者甘州

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為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以文辭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替普中宗命彥昭為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清嚴將士已下皆動足股慄又為宋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先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

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斃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彥昭之為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

蕭至忠秘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眾咸歎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特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第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畝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

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非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而止尋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項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務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憐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負信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膏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儉利之輩冒

造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成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眾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替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

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真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裕之子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即位景雲初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爲亂兵所殺公主異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宗義及至忠并戶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祿亦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

是頓絕聲望矣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

天革命解帝由是累遷內史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賊事發配

流刑楚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旣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鄴

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

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跡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

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呼爲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

史部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

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

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其爲邊患於是監察御史

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

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消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險狃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抵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後改仍徇賊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怒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偃趨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鯁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蛇與楚客等結為義兄弟以和解之故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宗本故字在義字上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因是累轉太府卿神龍中嘗因穀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

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世應帝以為然降勅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伏誅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已絕綴旒韋后司晨前雖覆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諂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

贊曰為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三

劉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駿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
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
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
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
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
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搃司軍任往還靈夏檢
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
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

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替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授原州貞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校檢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諡曰貞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達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涉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爲已任識者所重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綏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入爲瀚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

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摠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時張說爲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爲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爲所害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府戶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其後奚渴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

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邊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重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摠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芬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芬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大加歎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俟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

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寮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弘益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踰八十而不知止足依託求進爲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二百戶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也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

幹崇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
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百請仁愿
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為
吐刺軍摠管統眾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
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為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
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
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
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敘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
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
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為肅政臺中丞檢
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眾迴至幽州仁愿勒兵
二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
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為左屯衛大將軍兼
并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者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

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
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
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摠管沙吒忠義為賊
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眾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乃躡
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
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
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
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
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
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慄
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
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摠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縣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子之輔開元初爲趙州刺史

薛訥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廬陵爲辭今雖有制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玄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摠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
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官道
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
同紫微黃門三品蔣訥摠戎禦邊建議為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
我王師幽之虜境觀其疇昔煩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
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其年八月吐蕃
大將空遠延乞力徐等率眾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
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
僕少卿王晁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眾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
與王晁犄角夾攻之大破賊眾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
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
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
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剋捷玄宗大悅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

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為忠嗣拜朝
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敘錄功狀拜訥為左羽林軍大將
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摠管尋
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沉勇寡
言臨大敵而益壯訥弟楚王開元中為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不稱
職見代而卒

王晁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晁弱冠明經擢第
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
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晁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
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思忠竟得釋而晁亦由是出為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
以饋之晁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
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晁乃下勅曰彼州往
綠寇盜戶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今至此卿處事強濟遠邇寧靜築城

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綏緝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請不須來也。駿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再轉鴻臚大卿充朔方軍副大摠管兼安西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並受駿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駿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空達延又率兵繼至駿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今前者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甚衆而擣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街谷去之。為賊所隔駿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駿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珽為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

駘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可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寔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擄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為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必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僅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凌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添淳風將以充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辭不為實對或

言北虜破威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
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遵故
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便但
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
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
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之
實外祛黠虜之謀斲勞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為備擬亭障
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
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
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留待河水
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
叛勅駿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駿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晷卷日括
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駿恐失期仰天誓曰駿若君

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
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
為兩道其在東者駿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
馳馬牛羊甚衆駿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尋
遷御史大夫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勻磨等散在受降城左
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
年秋駿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由是乃授駿兵部尚
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餘燼攻夏
州及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駿相知討之駿奏朔方
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未報而知運兵至與駿頗不相
協駿所招撫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為駿所賣皆相率叛走駿進
封清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俄而賊衆復相結聚駿坐左遷梓州刺
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北巡以駿為吏部尚書
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錄破

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
追賧赴京以會大禮賧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
勅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賧潛謀構逆勅
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賧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
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戶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
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
構左授高要尉賧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賧曰魏公且
全矣子湏威嚴而坐理恐子之狼狽也賧曰魏公忠而獲罪賧爲義
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賧氣貌雄
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
畏而愛之賧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賧與
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戶部郎中揚伯誠上
疏請賧等墳特乞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甚云孫玄宗乃
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知
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叅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
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賧等皆韜武
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虧
止雪迴風王賧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賈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
多忌梁公自招慙德唐張訥賧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盧藏用

徐彥伯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之引為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

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鄱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特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

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褻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以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以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之動靜當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旣出其外

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關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替假溫言以樹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曆初與姚崇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後固辭領制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未則天將建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

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為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為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觐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為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觀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

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

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

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臧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廢皆資於民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賀往還昧且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舩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詵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鄙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弱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少小齊隋離離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異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替通東夷驚應時平珍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然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

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謙之必若師與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當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謬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裘美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勅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為中書舍人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璣有名於時官至魏州
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
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
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
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斷者唐堯之德也
卑宮室非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
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
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
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憂人務奉已也且
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
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
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患至今
陛下不知百姓失業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
亡之患以納君於仁也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

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矐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
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
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豐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闢
人事吉凶悔愆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不善者天降之
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
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

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遷訛俗多激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之自是嗚呼習俗訛諫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鬪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真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刑肆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雉

亦可常保是知揔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鶴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檠不襮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著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特矣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著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欬心醉不知所以答矣景龍中為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擬特多為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隸好琴碁當時稱為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趙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曷善判事司士李巨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彥伯聖曆中累除給事中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誠于代其辭曰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迺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脩其詰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

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齊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擠撫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詰譎為全計以流詼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歿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臯聚音厖也羣吠得死為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斷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林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望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

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幸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爲強澁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疆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固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尤是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五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撫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官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為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為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閣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負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為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為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

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
 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
 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
 公卿亦言樂上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
 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
 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
 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
 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
 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
 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
 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
 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
 州刺史玄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
 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年八月進封司空及玄宗討平蕭至忠岑

義等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
 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
 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為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
 百戶又歷澤潞等州刺史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別第於東都備
 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
 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憲於勝業東
 南角賜宅申王搆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
 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
 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
 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鬪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
 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天子友悌近古無比
 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憲
 尤恭謹畏慎不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

及岐王範等昔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
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
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
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宜王
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
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
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為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
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
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
尤加恩賞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
及異饌等尚食摠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
嘗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

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水冰即此是亦各樹介言其象介也憲
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若止
死矣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涕翌日下
制曰能以位讓為吳大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
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託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
仁和之深非因外獎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為善比兩
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鎮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
慎實謂永為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憚遺奄焉殂沒友于之痛震慟良
深惟王朕之元昆合昇上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阨危推
而不居請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於
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諡法推功尚善曰
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諡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憲長
子汝南郡王璿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于制不許
及冊斂之日內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賞其

于靈座之前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嘗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泊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摠聽朝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訓傳家璉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愧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制追贈憲妃元氏為恭皇后祔葬于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勅璉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眾人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墳內置千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併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麀鹿等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

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羽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并野味魚鴈鷓鴣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貯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逾千計求徵古并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關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澤已下泥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為惠陵憲凡十子璉嗣莊琳璿珣璠璣璪璠璣璪璠璣璪十人歷官封璉璠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天寶中璠又與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莊嗣封濟陰郡王早卒琳封開寧王歷秘書負外監從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璿封嗣申王璠封同安郡王璠脩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常默如也開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祭幣同安郡王璠稟氣淳和執心中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跡封將期永固逝川不捨俄歎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璠封漢中

王歷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負外卿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爲
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
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公主至
迴紇充冊立使玠蒼梧郡開國公歷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負外置
同正負卒贈江陵大都督玠封晉昌郡開國公瑄魏郡開國公瑑文
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玠瑄瑑並食邑三千戶

惠莊太子攝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美母柳氏掖庭宮人攝之初生
則天嘗以赤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
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恒王尋却入閣改封衡陽
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遷司
農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
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祿卿右金吾衛
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戶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
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攝歷登號

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弘裕儀形瓌偉
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冊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
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三載又以讓帝子璿爲嗣申王授鴻臚負外
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玄宗連名改單稱範初
封鄆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
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負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
景龍年兼隴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
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
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
本官歷絳鄆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
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
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
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

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為雅州司諤為山在丞
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
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
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
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
膳累旬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命工部尚書攝太尉
盧從愿冊贈王為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
僕卿冒于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略
陽公珍為嗣岐王銀青光祿大夫宗正貳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
善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
謀逆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更憑凌若何濟曰
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
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訊之
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

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烈直司天臺通玄
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
決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閔楚
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國子監
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宜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
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鎰
坐與交通貶辰州司戶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
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鷹繇為失
白鷹詩當時以為絕唱後為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
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
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
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
二年兼陳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別駕如故睿宗即位進

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爲五千戶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涇幽衛虢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已子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玄宗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鵠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實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玄宗令杖殺韋實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今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有子十一人瑛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榮陽郡王瑄封嗣

薛王珍嗣岐王瑒爲金紫元祿大夫鴻臚卿同正負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爲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別駕長任毋隨瑒竟以憂死七載瑒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祿山反赴于西京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阜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荊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元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尤其聞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略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賚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太者胡可比焉撫範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姚崇

宋璟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懿貞觀中任雋州都督元崇為
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
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
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
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
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
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
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以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
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今
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
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
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
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
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
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
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
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
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
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
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卿知政事如
故使充靈武道大摠管神龍元年張柬之相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
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

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
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
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
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
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為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
朝政宋王成器為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
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
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
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
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
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
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
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

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爲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蝻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旣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旣不得爲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具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

幸勿遲迴自招悔悛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十四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之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不忍不除致使苗稼揔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蚰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丘殺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慎旣庶事曲從竟亦不

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由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誠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誠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為重

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令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以誡子孫其略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踈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遭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

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
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
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
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
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
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
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亡
者致戮口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
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
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
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
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
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
興造浮屠於未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

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
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
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
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
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
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
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
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天橫也
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
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
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沉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
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
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
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愜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

為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為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彝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脩謹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閔為侍御史仙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弈及兵部侍郎盧奐為宰相代

已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閔決死弈出為永陽太守奐為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又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

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柰何呼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於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適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

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頗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為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入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官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為權門所制力請與叙預用兩年負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歎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時太皇太后主謀不利於玄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歸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州冀二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

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為睦州刺史轉
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略使廣州舊城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環
教人燒尾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
為侍中累封廣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峻谷馳道隘狹車
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
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
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
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
善之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
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
斯為盛竊以鄒邾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
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
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又一美邑號者七子均美

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
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
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
上稱歎之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誼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
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誼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
德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
禮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
禮不食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
分區國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
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
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
姑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

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以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幸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尚二丈以上四丈已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賫綵絹四百匹分賜之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

為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為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忝詠用命偶特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人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

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備俛從改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與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沉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初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環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爲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爲貪暴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作東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

朝宗影娶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爲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爲赤尉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爲人所發喊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爲人訟其賊貶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東陽郡下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郡然兄弟盡善飲諛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除太子諭德爲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備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抑無愧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爲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猛施張用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劉幽求

郭元振

鍾紹京

張說 說子均均 陳希烈附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相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相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為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惣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暉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夜所下制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

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詞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其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胙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千後卿其保茲功業未作國禎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其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韓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暉俱是太

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爲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踈閒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暉于峯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謹直以不顧爲姦邪之所忌豐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旣殄羣兇方宣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

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惣監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四匹紹京旣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爲戶部尚書出爲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復召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温州別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弃臣荒外求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愍耶玄宗爲

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

竭矣脫甘涼有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外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部比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筭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僇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

陵其弟贊婆及兒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旣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峽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乘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督護侍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

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
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
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
軍大摠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
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
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
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
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
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覲二
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
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旣得報讎又得存
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
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
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

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
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携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
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癯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
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
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
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
恐從此啓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
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
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
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踈勒
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携背忽請漢
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
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
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即

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兒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泣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亦冊倭子及鄴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携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筭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得威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疏勒具訪不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疏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倭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蔽今北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

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踈勒時元振在踈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尙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紹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讎於闕啜而宗尙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

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救妾葛
罪冊爲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留不敢歸京
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二
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
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
石張說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
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蕭至忠竇
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
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賜物一
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
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
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
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快快不得志道病卒開元十
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
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又視年則
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
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
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
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
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柰何
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罇柄臣竊爲陛
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悔此不可止
之理一也宮城福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插無所排斥居人蓬宿
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惲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
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
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
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

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
牆垣局禁內有榛藂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
不肅歷象密乘嶮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
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
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
耕稼是憂安東地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
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
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藹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
迹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奔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
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
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
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臨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
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
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言配流欽州在嶺外

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
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
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
喪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
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
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
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
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
如此玄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明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
言五月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
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
窺覷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
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爲不附

已轉爲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嶽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賫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

落

自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略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勅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

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
功復賜實封二百戶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
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玄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壇
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
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以陛下之明四
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
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
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
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曠騎是也○定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
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
申末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六月漢武脍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
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隆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
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吉如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爲
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

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
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東封
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
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
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
將東封授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蓋勒成
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
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
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
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
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
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
尚書蘇頌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說所抑由是銓綜失叙
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觴及受贓

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光誥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七奏曰說曾爲侍讀又於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觀及慶則決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用爲已患又密奏毀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爲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奭死說因獲嵩州鬪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鷓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生越嵩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烏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竒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踣躅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

英雄敢殺見而衝冠驚風聞而擊節眞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揮怒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指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誦金明門奉進玄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爲中書舍人次子均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爲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爲比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憐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旣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

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
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
則朝政惟允司鈞揔六官之紀端揆爲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
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憇旣喪斯文宣
室餘談泠然在耳王殿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
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祿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始玄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
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爲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
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
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
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又志在粉飾盛時其
封泰山祠睚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爲唱首而又敦氣
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
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

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
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
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
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說旣遭訕讒罷知
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訪其可否說嘗自
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
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誠駁議
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紜未決玄宗爲
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繇是方定均均皆能文說在中
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
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
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當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
希烈期於必取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
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

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諲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
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均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
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
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烈累
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壻矣均降
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俄均深缺望天寶
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
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
眼不識字制命若行巨恐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
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涯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
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讓他
人不知必張均所告帝怒盡逐張均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均爲
溪郡司馬叔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

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
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
力士曰張均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瑄素有宰相望
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瑄至帝大悅因問均
均瑄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
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均與陳希烈爲賊宰相
均死於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
无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
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
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爲宰相同知政事相
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
之力也累遷兼中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
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

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快快祿山之亂與張垆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耻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垆務速失節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地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盲耳

贊曰箕微去紂閔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